

| 皓月長空・白芒秋風

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| 皓月長空

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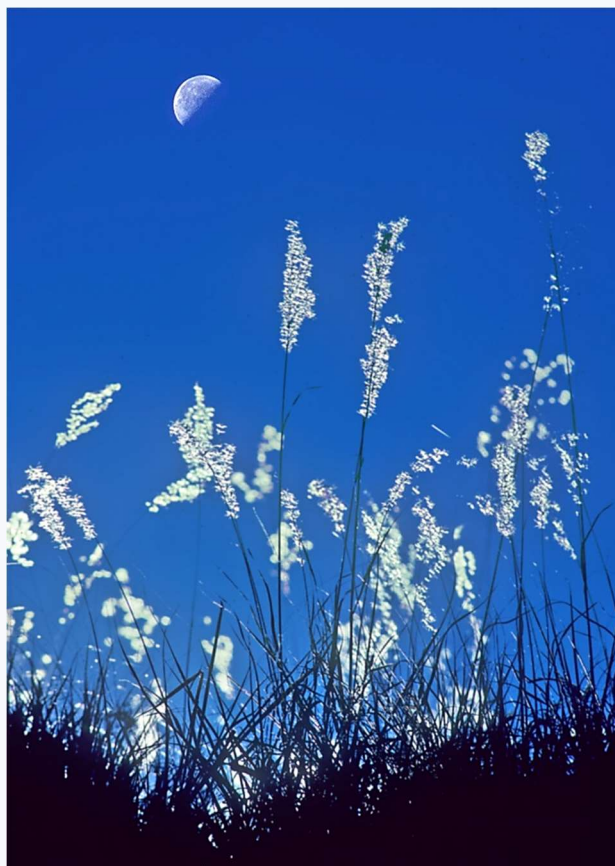
不必盡在中秋
有時朔望不定
有時雲影波心
翻到那裡 就到那裡
偶爾仰望

月

仍舊 欲語卻還休

陽曆九、十兩個月期間，分別對應著傳統農曆的白露、秋分、寒露與霜降四個歲時節氣：「雷始收聲，蟄蟲坯戶，草木黃落」的立秋已過，秋漸漸走入一個最富詩情畫意、最美麗的季節。

落日依偎山邊，撒下最後一抹金黃，山風沿著縱谷，吹來第一道涼爽；小溪潺潺輕聲問道：「是你嗎？秋…」。



秋到，秋風、白芒和月亮最先知道。昨夜感受到入秋以來第一道涼意，於是覆薄被而睡入夢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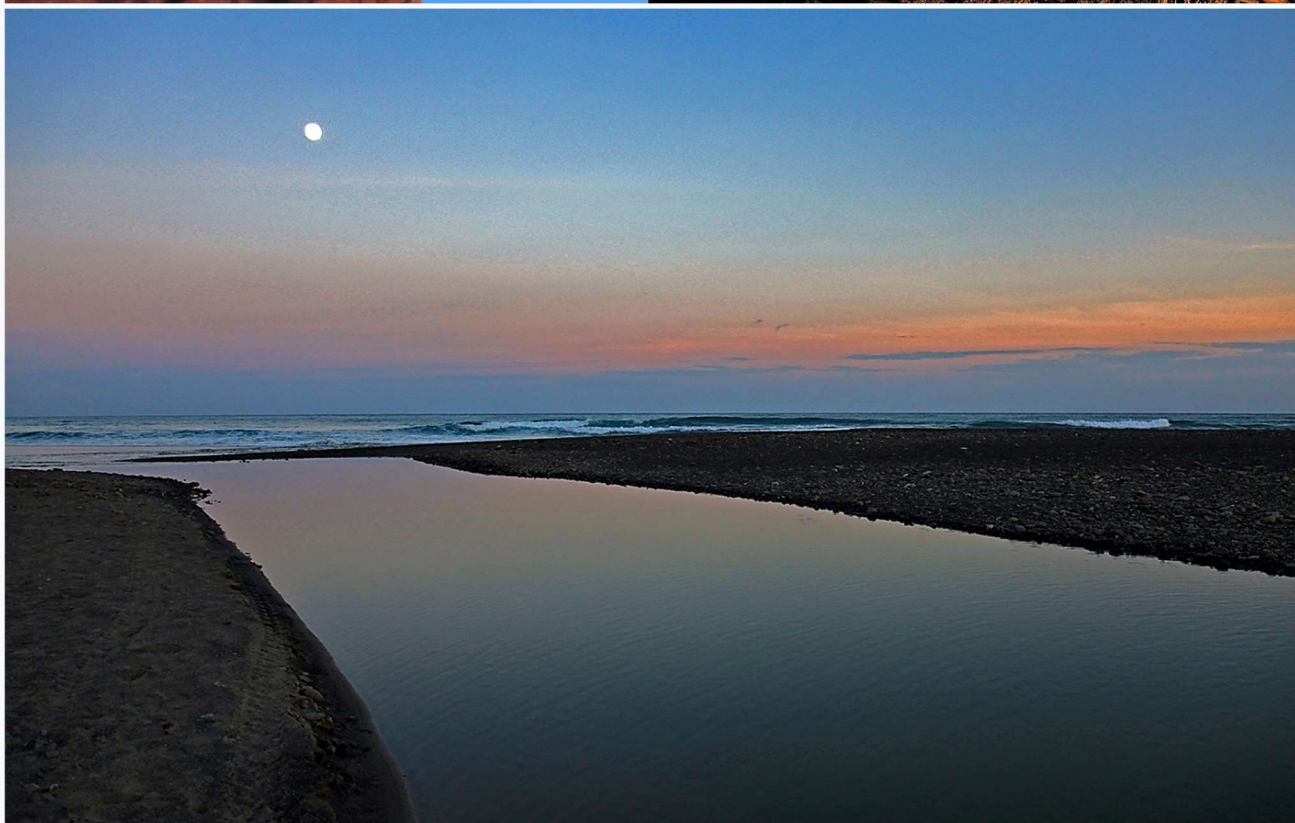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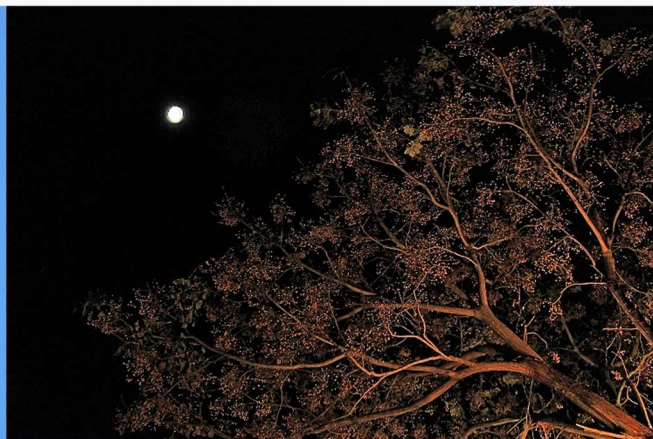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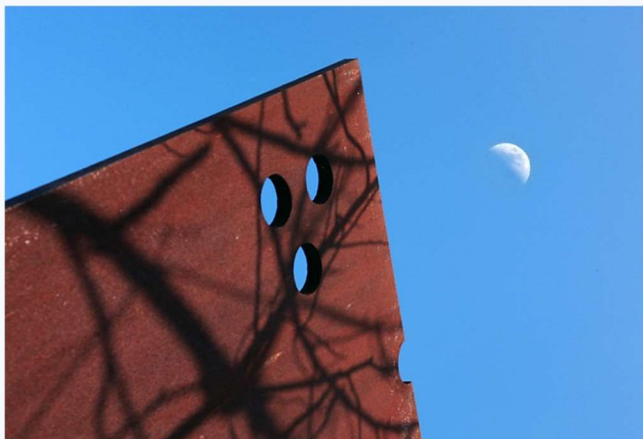
秋到，暑溽漸退大氣澄清，視野遼闊深遠。這時我總會不自禁抬頭尋找天空中的月亮，不論白天還是晚上。雖然明知她有盈虧朔望，不會永遠停留在那兒；但是卻也知道在永恆與變化中、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，我們會偶爾相遇片刻；儘管浮雲飄逝無蹤，波浪變幻莫測，然而秋空月圓時，月色依然是最皎潔明亮。

僅只明月一輪似嫌稍孤寂；若能將周遭的景、色和物也納入同一視框，來與月娘翩翩共舞；

甚或與各種蟲鳴、鳥叫、風聲等相互呼應，這畫面定會更多采多姿，想像也會更生動豐富令人遐思。我喜歡透過前景，例如芒花、勁草、枯枝等，來眺望那斜掛在天際，將圓或已圓的千里嬋娟；若再襯以青空疏雲，啊！濃濃秋意湧上心頭。

「日頭隱沒，暮雲透紅，風和微涼，樹影綽綽；月娘東升清淺掛枝頭，夜蝠幾隻窸窣，輕聲悄然掠過，夜幕逐漸低垂。」

我把此景用手機、用相機拍下，存入珍藏相簿裡，也放進心底深處永遠懷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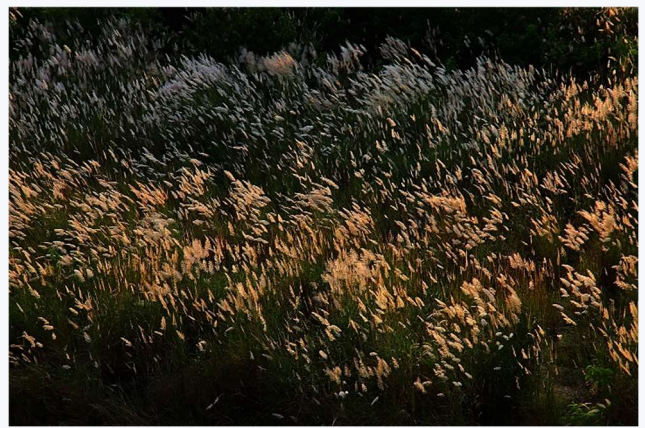


| 白芒秋風

溪 變寬 變緩了
白 是眼前僅有的顏色
天地滄茫 蒙上一層紗霧
芒花飛絮 都是我細碎的
詩與詞
直到夕陽西斜
暮色終於鋪奏出
一曲輝煌萬丈的
交響樂
我
是唯一的聽眾

秋不應繽紛，宜染成銀錠色，讓晚霞盡情流露。話也不用多說，季節裡自有我的消息，當在溪之畔、在水之湄看見我，你便知道，我的兩鬢已白如秋天裡蒼茫的流溪。

從溪口飄進來的並不是白霧，而是甜根子草沿著溪畔，一路鋪陳的秋芒。這個時節若是開車疾駛在 88 快速道路的萬大大橋上，一眼望去就可看見橋下遠方，高屏溪河床上綿延數里的白





芒。於是打定主意，在芒花盛開的時節，造訪荖濃溪、旗山溪、高屏溪、莎卡蘭溪、崩山溪、秀姑巒溪和卑南溪等。由遠或近、由高或低，用心與影像烙下這一年一度秋的印記。

雖說芒花白茫茫，其實並不盡然。它的白若配合時刻、天氣、光線角度等因素，並隨著風吹搖曳，會呈現出千變萬化的色調光澤，是彩繪調

色盤所無法完全調配出來。我喜歡在傍晚時分帶著相機，前往橋上、堤上或河濱公園；此時夕陽西垂暑氣漸減，心神澄澈，是靜賞秋芒的最佳時機。

若說每束芒花序是不同樂器的演奏者，那麼風就是那闡釋樂譜，賦予整個作品生命力的指揮家了。風，時而輕唱，如琴訴情；時而低吟，如





鼓沉擊。白芒披紗迤邐，曼妙的身影在風中踏著小步舞曲旋曳，如浪翻騰。

夕陽漸沉此時不要匆匆離席，交響曲進入最後樂章，奏鳴迴旋，澎湃沸揚。一輪紅日發出萬丈光輝，作竟日最終的禮讚，在萬千白芒的揮別下，肅穆謝幕沉落西方地平線，曲終人散，留下我滿心的讚歎和天邊一抹燦爛的餘暉。

總是在北風吹起時等著你，等著夏的濃艷漸褪，等著噪蟬喧鬧止息，等著那白淡淡降臨：芒花無意隨風搖曳，野溪以最簡單的一抹白，渲染了秋的涼意。

